

驿路梨花开

■ 黄海樱

前些日子,重读陆放翁《闻武均州报已复西京》一诗,结尾那句情景交融的“驿路梨花处处开”,犹如一把打开记忆闸门的钥匙,突然间就唤醒深藏我脑海里,与梨花驿路相逢的那段往事。

初遇梨花那年,我只有四五岁。那时,我们一家还生活在远离家乡的海南岛儋州市那大镇。

那是一个春日,父亲骑着那辆二十八寸的自行车,载着我和姐姐,去探望我们的一位化州老乡——在海南地质队工作的康叔叔。

我们一车三人很快就离开了市镇的柏油马路,走上了一段裸露着黄沙的泥路。

出发前,刚下过一阵雨,路面有点湿漉漉的,泥路上的沙土都被雨水降服了,没有扬尘,空气格外的清新。我和姐姐坐在自行车后面,兴奋得一路叽叽喳喳地讨论个不停,想象着将要见到的康叔叔会是个什么样子。

自行车路过一个岔道,一棵开满白花的大树,突然就闯进了我们的眼帘。

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伫立这棵高大的花树,树上缀满的一簇簇花儿在热烈地摇曳着,像是满树白色的小蝴蝶正在热闹地聚会。新雨过后的花瓣上还挂着晶莹的水珠,在阳光下折射出千万种的风情。

父亲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们:“这是梨花。”然后继续骑车赶路。

自行车渐行渐远,我转头回望这棵美丽的梨花树,心情也懊恼了起来。心底涌上一丝的埋怨,父亲明知我喜欢摘花草,为何不停一下车,摘一串花儿给我好好欣赏把玩。

我们与梨花擦肩而过,不久就到了康叔叔所在的地质队驻地。

康叔叔中等个子,长着一张标准的国字脸,也许是常年在野外工作的缘故,那张国字脸晒得黝黑发亮。一见到我们,康叔叔就说起家乡的白话,他不时发出的爽朗笑声,让我和姐姐倍感亲切。

依然记得那天,父亲和康叔叔坐下来,拉了好久的家常,父亲的语气里掩饰不住对家乡亲人的想念。我们姐妹俩插不上话,于是跟着地质队里那群年轻热情的叔叔,在驻地里闲逛参观,欣赏了叔叔们在院子的空地上踢的一场足球赛。叔叔们还送给我们好几本盖着海南地质队印章的小人书。

那一趟地质队之行收获颇丰,让我忘了归途为何没有再遇到那棵美丽的梨花树,也许是父亲从另一条道路返家,也许是我坐在车后走神错过了……

几年后,父亲挥手道别从事了二十多年的海南农业工作,携家眷调回家乡化州。

回到家乡,终于可以随时去探望曾经远赴海南带大我们姐妹俩的外公外婆。我们也随父亲返回乡下,见到了满头银丝挽着旧式发髻的奶奶,与父亲长着同样一头天然卷发的伯父。

在老家,我们还见到了康叔叔的父亲——一位颇受欢迎的乡村理发师。原来康叔叔老家的村子与我们相邻,大家都是同宗同乡。难怪当年父亲见到康叔叔会有那么多的话题诉说,会勾起那么多的思乡情愫。

岁月更迭,我们回到家乡一晃都四十年了。现在的海南岛,对我而言,成了一个物非人也非的地方。我们姐妹俩的出生地和成长地,早已变成了令我们感到陌生的异乡。

可是,人到中年的我,却时时回忆起当年邂逅的那棵梨花树。不知她可否安在,是否还在等待着对她念念不忘的我。不知她可否安在,我们却是无法再重觅了。

驿路梨花处处开。好好珍藏这段回忆吧,那里有童年的海南岛,有儿时难忘的光阴故事。

秋天,那一道家乡的印记

■ 石雪萍

的那双手。我坐上父亲的摩托车,身后传来母亲悠长的喊声:“好好读书,别想家……”我回头看时,她的身影已模糊在我的眼眸中,也模糊在昏暗的暮色中。怎么会不想家呢?从踏足离村的那一刻起,愁思已在我的心底悄悄地生根发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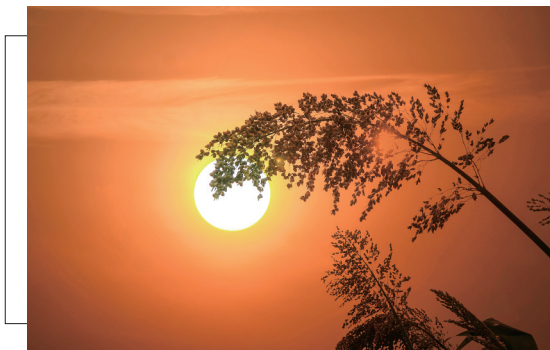
家乡的秋落在村头那棵老榕树上便成了挂在阴翳下的榕果。榕树树身粗壮,枝叶繁茂,遮天蔽日。这里俨然是孩子们的天堂,放学回家的路上,皮猴一样的孩子“嗖嗖”地爬上树,去瞅一眼鸟窝或者是荡个秋千再回家。深秋了,一粒粒胀裂了肚皮的榕果像“大珠小珠”一样簌簌地往下落,在地上炸出一层金黄色的果酱。待地上铺满果酱的时候,路过都是要踩着脚的,我们便只能远远地看着榕树,想念着树上可爱的鸟儿和秋千。偶尔,我们也是会打果子仗的,当然,这是要冒风险的。一场“枪林弹雨”的较量后,每个人的头上脸上身上都粘满了果酱,像一个黄色的泥猴。回家后,免不得母亲的一顿责骂或鸡毛掸子的惩罚。

童年是一棵生长蓬勃的大榕树,它的根须如父辈般的坚韧,能扎到生命的最深处。长大后,那棵榕树依然默立在

我不谙世事的往昔,它的枝丫像透明的筋脉,潜藏着在秋天里从四面八方伸过来,伸到现在,再到我看不见的而又无惧的未来。

“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道尽了秋天的清朗与岁月的轮回。现如今,乡村的羊肠小道早已改建成了宽阔的水泥路。田野里再也没有我念想中的水稻了,取而代之的是林立的高楼。昔日热闹的大榕树也不再是孩童的聚集地,村里大多数的孩子在父辈的供养下走出乡村,他们坐在城里的教室,走上了熙攘的街头,他们学会了城里人的生活方式和游戏方式。家乡,在他们眼里,往往只是一个散发着泥土气息的文字符号。

秋意渐浓,家乡的丰收在秋天,父辈的丰收在秋天,他们的思念也在秋天。他们用血汗在绿色的田野上为后辈打造出一条条通往未来的金色大道,他们用勤劳、梦想和眷恋镌刻成一道永恒的印记,刻在奔赴前程的儿女们的心上,他们目送儿女们离开,也默默数着他们的归期。中秋月圆夜,重阳“望乡台”,家乡的那扇门,在秋天里静默等候,等待已在城里扎根的儿女们归来,等待他们用笑声叩响门扉。他们回来了,他们正在路上。



高粱熟了
李陶

散步

■ 何小雯

假如你情绪低落心情压抑,倘若你压力山大喘不过气,如果你遇到许多想不通的事情和不讲理的人,或者是生活欺骗了你,那么,去吧,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散步吧。

随意拣个时间,随心挑个地点,慢慢走走,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走到微汗,排遣郁结,直到身心轻盈可以重新装载正能量。

你可以挑个清清爽爽的早晨出发,迎着朝阳的光芒,循着鼎沸的人声,走到最早揭开人间烟火热闹的菜市场。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最能抚人胃暖人心的日常三餐的原料:整齐陈列在案的瓜果蔬菜、各种山珍海味……不经意间,你或会听见一对老夫老妻牵着手温柔地讨论今天吃鱼头豆腐还是麻婆豆腐。又或者会看到年轻妈妈细心挑选斟酌着哪一款鱼鲜美而少刺,老人小孩皆适宜。你边走边走,越走越能感受平淡的生活里画着幸福的轮廓,你的内心也会有种子发芽,慢慢长成幸福的模样。

你也可以选择晚饭后和黄昏、路灯来一场美妙的约会。公园是个不错的地方。晚风吹,树影婆娑,暗香浮动,单是花草树木的清新气息,就不会辜负你受累来赴约的双腿。偶尔,你身边会有各个年龄阶层的人迈着沉稳的步伐慢慢跑到前面去,那些缓缓跳跃的背影或许可以勾起你某些关于生命、运动、热爱生活等等的联想,可以让你茅塞顿开不再纠结得失荣枯。

下雨天,踏着雨水,溅起一路的水花去散步,看看雨天里的风景,也是极好的。雨滴滴答答的,唱着欢乐的歌奔赴大地,深呼吸,你可以闻到泥土的

味道,还有空气里的甜味儿。运气好的话你或许会看见石头底下的新芽正努力伸展胳膊拥抱这晶莹剔透的雨珠。“雨泽万物润如酥”,雨的博大胸怀滋润了大地,壮大了河流,洗涤心灵的尘埃。你的脚步可以由沉重走向轻盈。

晴天吧,晴天的太阳热情似火,散散步吧,路上总有一些披着阳光的明媚可以打破你彼时潮湿的阴冷。阳光下的少年,在篮球场上尽情挥洒汗水,起步、旋转、拍打、跳跃、投篮……每一道弧线都洋溢着青春的律动,每一滴汗水都折射着活力的光芒,那是不负韶华的证明。再往前走,或者你会看到被高楼包围的那块土地上,有老人在挑水种菜。银丝白发在风中凌乱着,耄耋之年,耕种之苦,却又在苦中酿出一丝甜。本是青春的弃子,却仍可以在岁月这个霸王的爪子下收获一片郁郁葱葱,难道你就不感触颇深?

去散步吧,你会看到百花争春的热闹。夏天则能感受茵茵不染一尘的高洁。秋天来了,有“落叶满地,黄金吐芬芳”的凄美。冬有暖阳伴着雪。

去散步吧,和亲人、和朋友,哪怕什么也没做,和什么都没有相逢,单是陪伴本身就有足够的意义。散步是美好的,因为它是未知的,充满随机性,如若你愿意真心待之,用心去观察、聆听、解读从它身上捕捉到的镜头,总能够收获凡尘俗世里一些小感动、小顿悟、小欢喜,它们互动在一起,或许可以修补你的世界里的小彷徨、小受伤、小打击。

慢慢散步,慢慢生活吧,世界再大,只要在路上,总有一些小确幸会与你相逢。

诗四首

■ 陈忠平

秋日深圳梧桐山行 巫山烟霞神女峰
花开花落醉风流, 星空携月坐巫山,
枫叶梧桐甚解忧, 醉雨烟霞路忘还。
一处风光一处觅, 环阁姑瑶春盛景,
半生风雨半生愁, 牵缘神女下凡间。

燕南归

清晨有感

含春燕子去仙游, 梦醒门开花满树,
越海翻山已忘忧, 杜鹃绣艳放春光。
掠影萍踪谁作伴, 啾啾鸟语心扉悦,
双双剪影画中留, 一曲禅音思故乡。

七绝四首

■ 冯春树

圆梦中华

赞女神

壬寅虎啸乐迎春, 青春永葆一枝花,
万炮喧天喜事频, 教子相夫幸福家,
户户奔康圆大梦, 志壮能撑天半壁。
千家美酒共辞贫, 初心力践灿韶华。

梁陈书展

悼英烈

梁陈雅韵沁书香, 鲜花敬献悼英雄,
夺目精华气势扬, 为国捐躯立伟功。
妙手丹青弘国粹, 不朽殊勋芳百代,
绝伦墨宝尽收藏, 江山永固业昌隆。



快捷投稿
扫码关注